

REWARDING BOOKS FOR CHINESE STUDENTS
中国学生最应该阅读的

Classic Detective Stories Selection

经典 侦探

《小说精选》

World Masters Classic Series
世界大师
经典书系

对话16位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大师
49部无法拒绝阅读的经典代表作

犀利的目光，敏锐的职业感觉，超出常人的胆识，严谨的案例分析，精妙的逻辑推理——每个故事都让人欲罢不能。除了烟斗、咖啡、手枪，你还可以看到更多……

Mary R. Rinehart

○ 玛丽·R. 莱因哈特

Earl Derr Biggers

○ 厄尔·德尔·比格斯

Van Dine

○ 范·戴恩

夜影卷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生最应该阅读的经典侦探小说精选. 夜影卷 /

(美) 莱因哈特著; 刘祥和改编.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16-946-8

I. ①中… II. ①莱… 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

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5849号

中国学生最应该阅读的

经典 侦探

小说精选

夜影卷



策划	安洪民
原著	爱伦·坡 柯南·道尔等
改写	刘祥和
责任编辑	宛振文
项目编辑	刘冰远
绘画	FOX
装帧设计	谢定莹

出版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编	100010
发行电话	(本市)(010)65255876 65251756 (外埠)(010)88356858 88356856
总编室	(010)65252135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总印张	60
总字数	513千字
总定价	75.20元(全四册)

图片支持



WALK THE RHINO

 Detective

世界大师经典书系
World Masters Classic Series

中国学生最应该阅读的

经典 侦探

《小说精选》

Classic
Detective
Stories Selection

夜影卷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MARY R. RINEHART

6

玛丽·R.莱因哈特

•螺旋楼梯 8

在瑞秋小姐租住的一幢别墅里，房主人的儿子死在了螺旋楼梯旁。不久，房主人——银行家保罗被传因不堪财务重负病逝。公司职员贝利却发现背后隐藏着骇人的秘密。面对接二连三的凶案，瑞秋小姐配合警方在别墅里部署行动，终于揭开了螺旋楼梯的奥秘。

EARL DERR BIGGERS

36

厄尔·德尔·比格斯

•黑骆驼 38

电影演员希拉在晚宴开始前被害，身边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而知情的神秘人制造出种种假迹象，将侦探陈查理引上歧途。但一枚戒指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往事，一个饰针撕下了凶手的面纱。

•中国鹦鹉 58

陈查理护送价值连城的项链给富翁迈登，临行前的一个电话却让他心生疑窦。查理扮作仆人到庄园，一只鹦鹉的话使他对他庄园里的人充满了怀疑。在同行前来的鲍勃的帮助下，他们步步逼近真相。

夜影卷

中国学生最应该阅读的

经典
侦探
小说精选

目录

Detective

• 广告栏 77

一战前夕，作家韦斯特在酒店碰见了一位心仪的女孩。为赢得姑娘的芳心，他用文字为她讲述了一起曲折的凶杀案。于是，似真似假的间谍故事和一段浪漫的爱情徐徐展开了。

• 守护神 97

演唱家兰迪妮和他的四个前夫齐聚沃德的宅院。没过多久，兰迪妮被枪杀。出乎意料，证据直指的凶手竟然是老仆人辛格。但在关键时刻，警官们放走了辛格，难道真凶另有其人？





•秃头旅馆的七把钥匙 114

偏僻的秃头旅馆里，二十万美金成为人们角逐的中心。六间客房的房客各怀心思，第七间空房竟也时常有鬼魅般的影子闪动。作家马吉被美貌的女子迷倒，也为她去争夺美金。这一笔巨款最终归谁所有呢？

VAN DINE

138

范·戴恩

•主教谋杀案 140

在迪拉特教授家里和附近，先后发生了四起可怕的谋杀案件，而这恰恰印证了四首童谣。在署名主教的纸条的指引下，侦探班斯循着一条条断续模糊的线索，终将罪犯绳之以法。

• 格林家命案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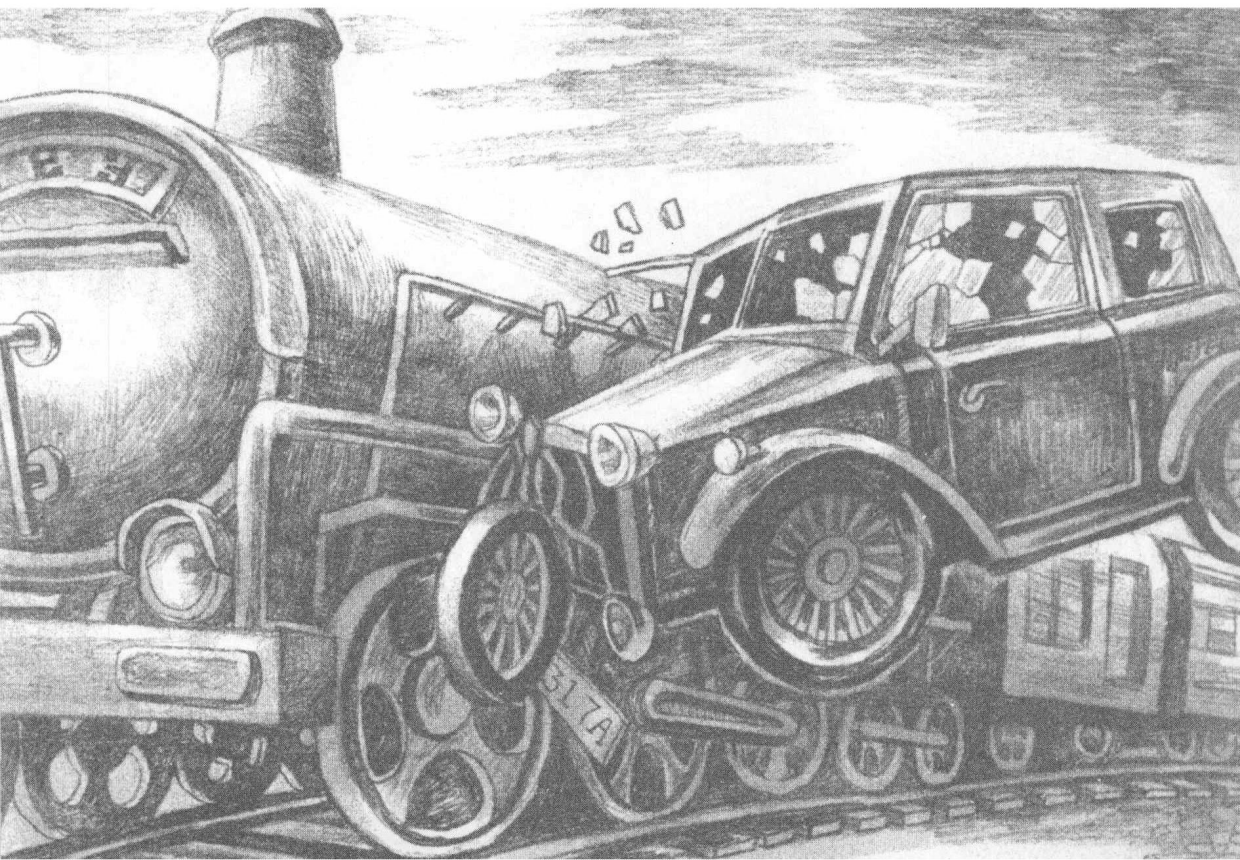
暴风雪之夜，格林家两成员被枪杀。班斯在调查时，发现了格林家庭不和，甚至各怀怨恨的事实。查证过程中，新的谋杀仍在上演。班斯通过推理和对犯罪遗传学的分析，锁定了阴险狡诈的变态杀手。

• 金丝雀杀人案 192

欧黛尔小姐死在自己的公寓里，现场惨不忍睹，然而所有嫌犯都有不在场的证明，侦破工作陷入僵局。神探班斯却通过玩扑克牌，终于找到了真凶。

• 葛蕾丝命案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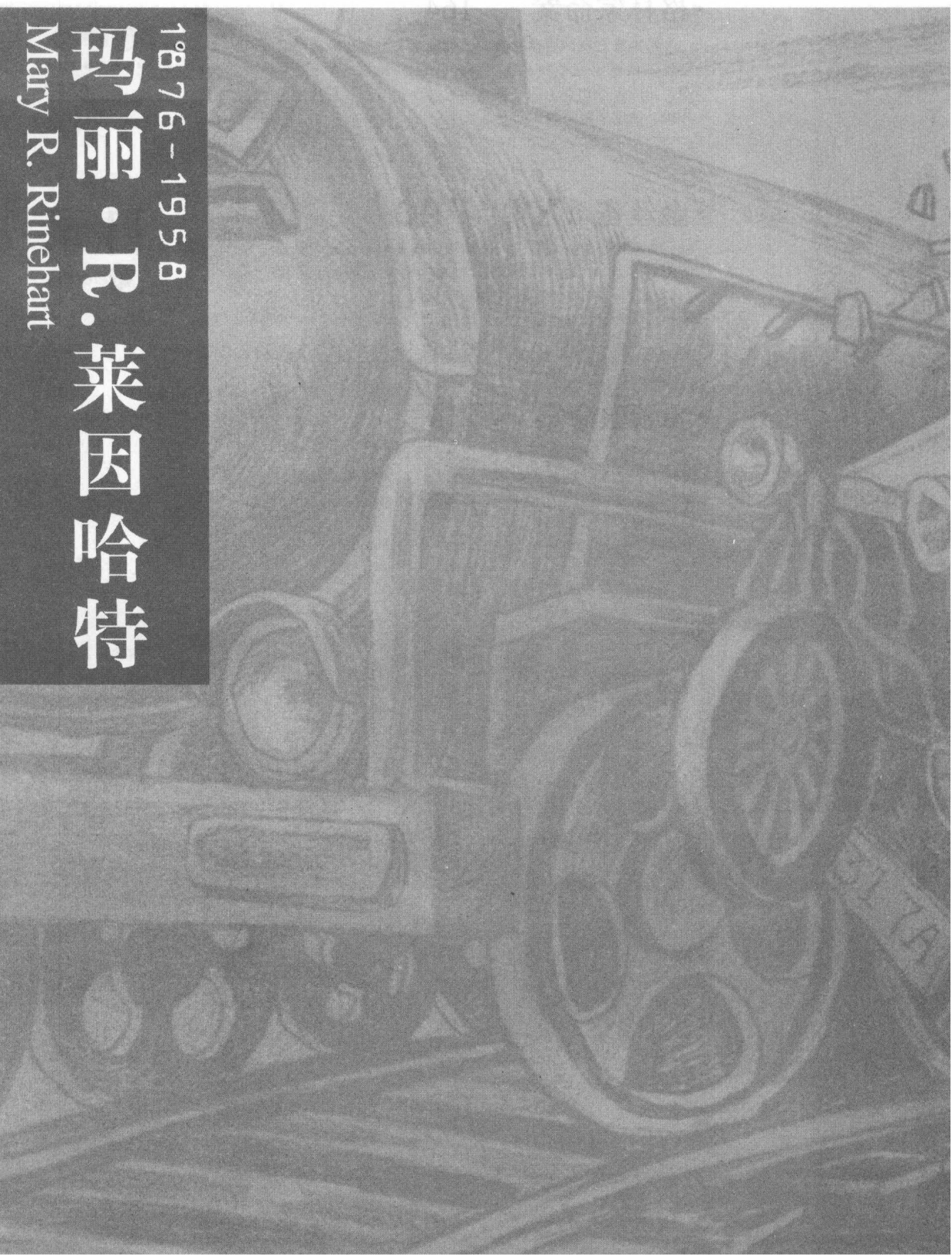
“秃鹰”班尼越狱了。而在他朋友的夜总会里，警方发现了服务员菲利普的尸体。但葛蕾丝确认那并不是她弟弟。几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一截剩烟头让幕后黑手露出了本来面目。



1876-1958

玛丽·R. 莱因哈特

Mary R. Rinehart





美国人，一位多产的悬疑侦探女作家，在1908年至1958年的五十年间写了六十多部悬疑作品，其中以《螺旋楼梯》最为著名，在“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投票选出的一百部最佳推理小说中排名第四十。

莱因哈特以《螺旋楼梯》等书开创了“早知如此”流派，亦即后来的“女性悬念小说”。这部小说采用的是“故事线”的手法，虽然大大降低了对现在读者的吸引力，但是它仍然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螺旋楼梯”作为一个重要场景及关键意象，自小说问世以来，就成为悬念小说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书店总要在店堂中间摆放一具黑色铸铁的螺旋楼梯，以为标示。





玛丽·R.莱因哈特

Mary R. Rinehart

螺旋楼梯...



螺旋楼梯

Luo Xuan Lou Ti

这年春天，我在侄子哈尔斯和侄女格曲德——两人父母早已去世，由我抚养长大——的建议下，在一个宁静的乡村租了一幢名为“阳光居室”的别墅。

阳光居室建在一个山丘上，四周一片绿地。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留在这里的管家几天前从别墅搬到园丁小屋去了，而园丁小屋离这里很远。

别墅的主人是保罗·阿姆斯特朗，是商人银行的总裁。他跟他的妻子、女儿和家庭医生华克到加州去了。据说他儿子阿诺曾伪造他的签名开出巨额支票。

五月一日，我和女佣丽蒂来到阳光居室，哈尔斯和格曲德随后就到。

整个别墅里只有我和丽蒂两个女人。所以，我打电话给别墅原来的管家托马斯。大约晚上八点，托马斯来了，我用高得离谱的工资当场雇佣了他，并答应让他住在园丁小屋。

托马斯已是满头白发，他吞吞吐吐地说：“不是我多嘴，瑞秋小姐。几个月来，这里发生了几件不寻常的事……一会儿这儿的门吱呀呀地响，一会儿那儿的窗户又砰地关上了。当人们过去看时，却不见半个人影……”

听了这番话，丽蒂吓得尖叫一声，脸色发青。

托马斯走后，我们锁好所有的门窗，最后锁的是主屋的门窗。

主屋大致呈长方形，正门就在长方形长边的正中央，入口直通大厅。大厅右侧先是起居室，再是会客室，走廊尽头是桌球室。位于最右侧的是一间棋牌室，里面有个小厅，从那里可以登上一道狭窄的螺旋楼梯。

我和丽蒂一直走到棋牌室，打开所有的电灯，检查门窗是否锁上了。突然，我们看见一个人影站在窗外，正在向屋里窥探。我们再想仔细看过，那人已冲过走廊，消失在黑暗中。

丽蒂吓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我也吃惊地像雕像一样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我们把屋里的门窗都锁好，并迅速上楼。我让电灯都亮着，准备睡觉，丽蒂坚持要跟我一起睡。

丽蒂很快睡着了，我又看了会儿书。深夜十二点，灯突然全部熄灭。我下床去点蜡烛时，听到棋牌室传来一阵响动，像是沉重物体从楼梯上滚下的声音。

我推醒丽蒂，逼着她跟我一起去查看。我们拿着蜡烛来到大厅，然后侧耳倾听，却再没听到什么声音。

第二天天亮，我在螺旋楼梯的顶端发现了一个篮子，里面有些亚麻布。在下一级阶梯上，还有一道新留下的、长长的刮痕。接下来的三级阶梯上都有这样的刮痕，只是愈来愈浅。这个结果印证了我对那些声音的看法：它太像一个金属物体从楼梯上掉下来的碰撞声了。

大概是盗贼企图闯进来偷东西，却因不小心碰落某样东西吵醒了而我而溜之大吉了。但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突破重重门锁的？

午后，我们找的一批新佣人来了，这使我勇气大增。



晚上，丽蒂来到我的房间，把一样东西放在梳妆台上。

“我在放亚麻布的篮子里找到了这个，一定是哈尔斯先生的。但它怎么会跑到那里？真奇怪。”

那是颗式样独特的珍珠袖扣，我从未见过，但我确定它不是哈尔斯的。

第三天早上，哈尔斯和格曲德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长相斯文的年轻人，大概三十岁。哈尔斯介绍说叫他杰克·贝利。

那个星期六晚上，格曲德早早上楼睡觉了，两位男士则去了桌球室。不久，我也上床睡觉了。

凌晨三点，我突然被一声枪响惊醒了。紧接着，格曲德推开我的房门，歇斯底里地叫着：“姑姑！一定是有人杀人啦！”

我们点上灯，打开通往大厅的门。楼梯平台上早就挤满了女佣，个个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我立刻来到哈尔斯的房门前，推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我又来到贝利先生的房间，里面也没人。

在棋牌室里，格曲德手里高举着烛火，无声地看向大厅的那一头：有个人脸朝下，蜷曲在地板上。

她冲上去，把那人翻过来，这才看清那张惨白的脸：这是一个身穿晚礼服、后背上沾满血迹的男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格曲德惊恐地说：“他杀了他！”她的语调中有股深深的哀凄和确信。

我抓住她的肩头，摇晃着问：“你是什么意思？”

她却不肯多说一句。

不久，贾维斯先生从附近的绿林俱乐部赶来了。是华生太太开的门，她曾在阿姆斯特朗家当了多年的管家。

贾维斯先生看过尸体后，说：“是阿姆斯特朗被杀了，就在他父亲的家里。”他转过头来问我，“哈尔斯呢？他在这里吗？他来这里途中曾路过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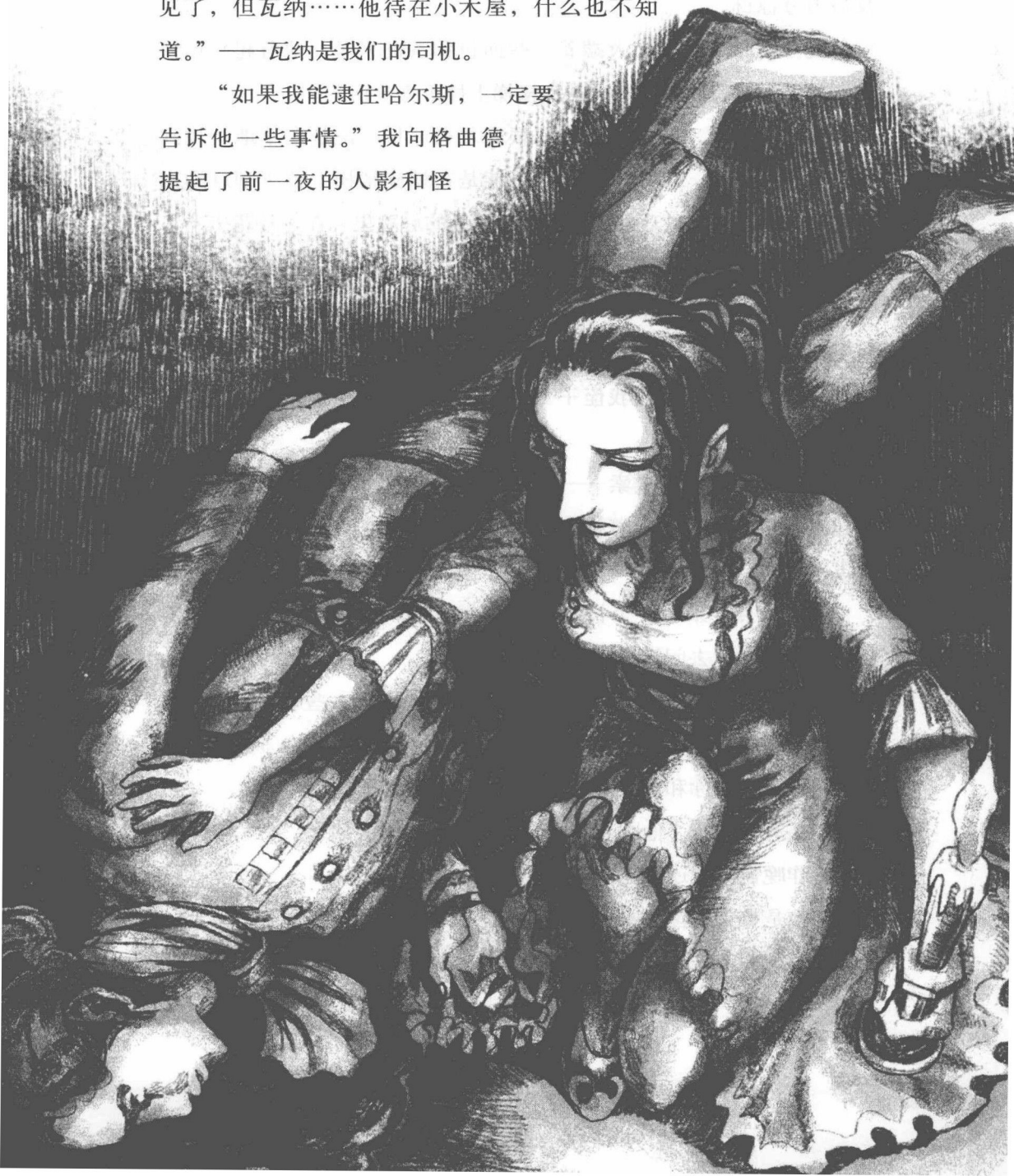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有气无力地回答，然后把事情从头到

尾说了一遍。

当我谈到贝利先生时，贾维斯先生说：“希望他们两人仍留在这里，特别是在贝利和阿姆斯特朗的交恶远近皆知的情况下。而且……”说到这里，他就不肯再说了。

大约六点，格曲德来到我房里。她忧虑地说：“姑姑，汽车不见了，但瓦纳……他待在小木屋，什么也不知道。”——瓦纳是我们的司机。

“如果我能逮住哈尔斯，一定要告诉他一些事情。”我向格曲德提起了前一夜的人影和怪





声，并拿出那个袖扣。

“我想，那晚的人影也是阿姆斯特朗，他可能有钥匙。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偷偷溜进他父亲的房里？他本来可以轻易地得到我的允许的。这个袖扣是在那晚留下的。”我说道。

格曲德看着袖扣，脸色立即变得惨白，呆呆地站着。我对她的反应万分惊讶。

就在此时，华生太太端着一些面包和茶进来了。她看起来病怏怏的，手上包着绷带，她说是从楼梯上摔下来弄伤的。

格曲德走后，丽蒂拿进来一根高尔夫球杆，说是在草地上找到的。我突然想到，高尔夫球杆头可能是在螺旋楼梯上留下刮痕的东西。我从她手里接过球杆，然后走到屋后的庭院里。在一片花床上，有一件反光的東西。我走过去一看，是一把几乎埋在泥土里的左轮手枪！只需一眼，我就认出它是哈尔斯的，他的名字就刻在枪柄上。我慌忙把它捡起来，塞进口袋，匆匆回到房里。

一张大网就要罩在我侄子身上。谢天谢地，在警察到来之前，我先找到了这把手枪。

我决定把发现的线索——袖扣、高尔夫球杆和左轮手枪——先藏起来。但当我打开放着袖扣的盒子，却惊恐地发现，袖扣竟不翼而飞了！

早上八点，来了一个检察官和两个刑警。他们仔细检查过现场后，才把我叫过去问话。

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隐瞒了一些事情。

看起来较年轻、也较精明的杰姆逊刑警向我走过来，问：“瑞秋小姐，你家除了你和你侄女外，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我侄子。他刚好不在，但我想他随时会回来。”

“昨晚他不是还在这里吗？还带来一位客人？”

“他是带来一位朋友，是贝利先生。”我尽量沉稳地回答。

“那位贝利先生，我想是商人银行的出纳员。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不知道确切时间。”

“请你说得详细点，”杰姆逊突然盯着我，“你说你侄子和贝利昨晚都在这里，但发现尸体的却只有你、你的侄女和一些女佣，那你侄子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绝望了，“但哈尔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总会真相大白的。我告诉你，射中阿姆斯特朗的子弹是从近距离射出的，从肩下射入，穿过心脏，再从背部下方斜穿出。我认为凶手是从楼上朝下开枪的。我还在棋牌室发现了半支烧剩的雪茄和一截香烟屁股，都是点燃后忘在那儿，自己烧完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你侄子和贝利放下手上的烟和游戏，在凌晨三点之前，不叫醒司机就开车出去？或许贝利知道些什么？”

“他不知道，”是格曲德来了，“贝利和我哥哥什么都不知道。凶杀案发生在三点，而他们在两点四十五分就离开了。”

她说在凌晨两点听到楼下的电话响，并听到哈尔斯接了电话。不久哈尔斯上楼来叫她。他们一起下楼，贝利那时还在桌球室。他们一起谈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哈尔斯和贝利必须去处理一些事，便开车走了。

“他们去处理什么事？”杰姆逊问。

她不肯说。

杰姆逊又问：“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跟贝利有什么关系？”

格曲德迟疑了一下，才说：“我跟他订婚了。”

这让我瞠目结舌。

杰姆逊继续问：“他们走后，你就直接上床了吗？”

格曲德又迟疑了一下，说：“没有，我又在棋牌室坐了一会儿。等外面的大钟敲响第三声时，我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然后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以为是哈尔斯回来了。门一开，我刚想问他忘了带什么，就听到一声枪响，接着是身体重重摔落的声音。我害怕极了，忙跑到楼上，叫醒姑姑。”



星期天下午，阿姆斯特朗家的律师来了，我才知道阳光居室出租的事老阿姆斯特朗居然并不知道，是他妻子瞒着他出租的。律师告诉他后，他才知道。

律师去看了出事现场。临走时，他告诉我：阿诺·阿姆斯特朗的父亲保罗曾结过两次婚。阿姆斯特朗是前妻生的，现在的保罗太太原是个寡妇，身边有个女儿，大约二十岁，名叫露易丝。他们现在都住在加州。

晚上九点，杰姆逊与我在起居室见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是在俱乐部找到的。

纸条上的字已很模糊，只能看出一部分：

……更改……房间的平面图也许可行。依我看，最好的方法是……在其中一间……房间……烟囱……的平面图。

杰姆逊说：“纸上写的东西不多，但阿姆斯特朗为什么要带着它到处跑？除非它有什么特殊意义。如果纸条上指的是这幢房子，那就可能另有他意，从一间密室……”

“到临时增设的浴室。”我轻蔑地说，“你该不会也找到一些指纹了吧？”

“是的！还有花床上的脚印。奇怪的是，这些指纹和脚印好像都是瑞秋小姐的！”

“我为什么要跑到花床那里？”我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么一句。

他温和地说：“你捡起了一样东西。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我们对视良久，谁都没说话。最后他笑了，说要再去检查一下棋牌室。我这才放下心来。

不久，杰姆逊快步跑回来，急促地说：“瑞秋小姐，请把那边大厅的门打开，我把一个人锁在棋牌室楼梯顶上的小房间里了。我刚才发现有人躲在楼梯上，问是什么人，那人转身就跑，冲进那扇门，把门关上了。”

那扇门在走廊的转角处。杰姆逊用钥匙把门打开，里面没人。我发现原本该是地板的地方竟是一个空洞——那人掉进存放待洗衣

物的滑道间里了。

我们忙跑到洗衣间门前，发现门被反锁上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钥匙。杰姆逊试图撞开门，却撞不开。我决定去小木屋把司机瓦纳叫来，让他帮杰姆逊一起撞门。

我跑到小木屋前，托马斯来开的门。托马斯说瓦纳已经睡着了，而且很明显地不想让我进入木屋，只让我在玄关等着。当托马斯去叫瓦纳时，我看到房里放着一个打开的旅行袋，里面装满了化妆品。

瓦纳很快跑下楼梯。我把事情大略一说，然后我们一起向外走去。

“瓦纳，那个旅行袋是谁的？”我边走边问。

“我想……是托马斯的。”他匆匆走着。

荒谬，一袋子托马斯压根用不着的化妆品！

杰姆逊一直守在洗衣间门前，他和瓦纳合力撞开了门。屋内空无一人——里面的人安然逃走了，是从一扇未加锁的窗户逃走的。

我沮丧地回到楼上。半小时后，杰姆逊来了，说：“从洗衣间逃走的是个女的。她有双中号、弧度优美的脚，没穿鞋。瑞秋小姐，

